

我的“百科”父亲

□李本兰

刚上大学时,寝室里的姐妹们为了快速联络起来,就约着一起出去做顿饭聚餐,每人要做一道菜。于是,我便拨通了父亲的电话。“爸,京酱肉丝怎么做?”电话那头传来了父亲略显沙哑的声音,他慢条斯理地告诉我肉要切多细,酱要放多少,火候该如何掌握。我一边听一边记,末了,竟真做出了一盘色香味俱全的京酱肉丝来。姐妹们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。

还有一次,我买了个西瓜,切开一尝,寡淡无味。我又给父亲打电话,问他如何挑选西瓜。父亲说,“要看纹路,纹路清晰且两条纹路间隙大的要甜一些;还可以看瓜脐,瓜脐越小越好,另外,你拍打听声音……”我一一记下了。挂了电话,寝室的姐妹指着我的电脑说:“其实你可以问百度,又快又方便。你往内蒙古打电话,这个打起可是长途电话,电话费多贵。”我顿时一愣,突然意识到:是啊,明明上网一搜就能知道的事,我为什么非要打电话问父亲?而且有几次打电话,问父亲的问题,他也不是每一次马上答出来,而是说他去问问,他去查查,然后又给我回电话。想来多费一些时,多

费一次力,其实大可不必。之后有什么问题,我便直接问百度了。例如:如何除去衣服上的霉点,怎么洗小白鞋不发黄……手指一敲,答案立刻跳出来,比等父亲回忆、查资料再回电话快多了。久而久之,我也确实习惯了问百度。

大三暑假回家时,父亲正在厨房忙着做饭,母亲拿着针线缝补着什么。茶几上的一本黑色笔记本引起了我的注意。那本子已经很旧了,边角都磨得发白。我拿起来,上面写得密密麻麻。“妈,这个是什么?”

母亲头也没抬,语气平淡地说:“那个是你爸的笔记本,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有了这个习惯,看电视呀或者听录音机呀有什么生活常识他都记下来,为的就是你打来电话他能够给你解答。”

我翻开笔记本,里面记着如何挑选西瓜,如何做京酱肉丝,如何去除衣服上的油渍……甚至还有如何治疗轻度鼻炎的偏方。字迹很工整,有些地方还画了简单的示意图。一页一页翻过去,我仿佛看到父亲戴着老花镜,在台灯下认真记录的样子。我的心猛地一颤。原来,那些我以为随口一问的问题,父亲都当成了大事。而我却嫌麻烦,渐渐不再问他了。

“你上了大学,学业越来越忙了,问你爸的问题也少了,但是他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。”母亲一边说一边继续着她的针线活。

这么厚一本,要用多少心血才能写满呀。我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,忽然觉得鼻子发酸。那些我以为随口一问的问题,在父亲那里竟成了需要郑重准备的大事。那些我以为百度就能解决的疑惑,父亲却一笔一画地记在本子上,生怕回答得不周全。

我眼眶湿润了,起身走向厨房。父亲正在切菜,案板上的青椒、红椒排得整整齐齐,像一队等待检阅的士兵。他听见脚步声,头也不抬地问:“兰兰,你在重庆上学,我特地给你弄了辣酱,饿了吗?饭马上就好。”“爸,”我站在他身后,声音有些哽咽,“我想学红烧带鱼,你做得最好吃了,你教我好吗?”父亲的手顿了一下,然后慢慢放下菜刀,转过身来。他的眼睛在厨房昏黄的灯光下格外明亮。“好,我教你。”父亲笑着说。

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:在这个世界上,有些答案,百度是给不了的。

那咧着嘴儿的石榴

□高会丽

五月的石榴花开得正旺,楼道转角那棵树又红了。叶子缝里漏下的斑驳阳光,让我想起了那些曾经的日子,那些关于石榴树的故事。

刚入住新小区,根本就沒注意过这株小小的石榴树。那时的石榴树,可能是刚移栽过来的缘故,又矮,又小,很不起眼,躲藏在栅栏似的冬青后面,若隐若现。栽种它的任老师,像养育年幼的孩子一样,松土、浇水、剪枝、捉虫,那份精心和耐心,不亚于他退休前辅导美术组学生画画的情形。

草木萌生的春季,百花斗艳的春天,石榴树不着急,不慌张,在静默中暗自发力。春雨漫撒,暖风阵阵,气温一点点回升,石榴树的枝端终于冒出了让人惊喜的一丢丢小芽儿。簇簇小芽儿拥趸在枝端,像穿着红肚兜、顾盼生辉的娇俏小娃娃。随着春光的不断加持,报恩的小芽儿突破层层鳞片,将伸出的红色嫩叶渐变成了肥厚的绿叶,茁壮茁壮肥满枝头。

时间丝滑般划过,万绿叶片间挂上了小小的花骨朵。见风就长的花骨朵,几天时间就膨胀成朵朵石榴花。初放的石榴花仰着火红的笑脸,小喇叭般挂在油亮的绿叶之间,活脱脱一个调皮的孩童,鼓着腮帮子,憋涨着通红的小脸,站在大人面前劲爆十足的表演。火焰般炽热的花朵,美艳之中洋溢着生命的热情与活力,喜庆丰收的乐曲就这样奏响。

在经历了春之繁茂,夏之火热后,“开挂”的石榴树上缀满了绿豆大小的小石榴。日子漫过,石榴见长,像青杏,像青苹果。渐渐长大的石榴,颜色由绿变黄,由黄变红。多变的色彩,美丽的容颜,让一时没把持好自己的傲娇石榴,笑裂了嘴角。日渐长大的石榴,压弯了树枝,让那棵原本算不上高大的石榴树,变成被一群绕膝的孩子缠绕着的母亲,弯曲着身子环抱幼子。熟透了的石榴,像炸开的蚕豆,像张开嘴哈哈大笑的孩子,露出了新鲜红嫩的果粒。看到那挂满枝头的咧嘴石榴,我都忍不住放慢脚步,担心自己清脆而急促的高跟鞋的声音,会将石榴子给惊吓出来。

每每此时,任老师沟壑纵横的脸上总会溢满幸福,顺手摘下几个石榴让大家品尝。一番推推搡搡之后,终于没抵住石榴的诱惑,半推半就间接过。小心翼翼地剥开石榴厚厚的皮,晶莹剔透,小巧动人,光滑圆润的颗颗“珍珠”,如见到陌生人涨红小脸蛋的害羞女孩一样可爱。取一把入口抿之,细细品味,那果汁四溢,酸酸甜甜的味道,一直甜到人的肺腑。

如今满树的石榴咧着嘴笑,可任老师去年冬天已病逝了。每次路过都会想起他弯腰剪枝的身影,怀念他用辛勤的双手培育幼苗,努力装扮小区家园的可敬模样。

萤火虫照亮的童年

□苏应纯

记忆中的童年,像一幅水墨画,晕染着夏夜的蝉鸣、蛙叫和萤火虫的微光。那时,我生活在乡下,夏天的夜晚,是乘凉的好时节,也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快乐的时光。

夕阳西下,天边残留着最后一抹余晖,像极了白居易笔下“一道残阳铺水中,半江瑟瑟半江红”的景象。村口的老槐树下,青石板路被晒得温热,走上去,光着脚丫,感受着那份独特的温暖,舒服极了。微风拂过,带来稻谷的清香和泥土的气息,夹杂着不知名的野花的芬芳,沁人心脾。蝉儿在树上不知疲倦地鸣叫,声音此起彼伏,像一首永不停歇的交响曲。池塘里,青蛙也加入了这场音乐的盛宴,它们的叫声低沉而有力,仿佛是交响曲中的低音部分。而草丛中,纺织娘则用它们纤细的翅膀,弹奏出清脆悦耳的琴声,为这夏夜增添了几分静谧与和谐。

随着夜幕的降临,主角登场了。只见点点萤火,从竹林深处,从草丛之间,从溪畔的芦苇丛中,轻盈地飞了出来。它们忽明忽暗,忽高忽低,像一群调皮的孩子,在夜空中嬉戏追逐。又像散落在人间的星星,被微风吹散,飘摇不定。

我和小伙伴们兴奋地挥舞着蒲扇,追逐着这些灵

动的小精灵。我们轻手轻脚的,生怕惊扰了它们。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”,这句诗用来形容当时的场景,再合适不过了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将捕捉到的萤火虫装进玻璃瓶里,瓶子里顿时亮了起来,像一个小小的灯笼。

我们提着自制的“萤火虫灯”,在人群中穿梭,奔跑,嬉戏。萤火虫的光虽然微弱,但在漆黑的夜里,却显得格外明亮。我们举着它们,仿佛举着一个小小的希望,照亮了前行的路。

大人们坐在竹椅上,摇着蒲扇,看着我们,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。他们或许想起了自己的童年,也曾经像我们一样追逐过萤火虫,拥有过这样简单而纯粹的快乐。

一晃40多年过去了,我早已离开了那个小村庄,离开了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。城市的霓虹灯取代了萤火虫的光芒,喧嚣的噪声取代了蝉鸣蛙叫。但每当我感到疲惫和迷茫的时候,总会想起那个被萤火虫点亮的夏天,想起那些一起追逐萤火虫的小伙伴们,想起那份纯真而美好的快乐。

童年的夏夜,因为有了萤火虫的点缀而变得更加生动,更加有趣。它们不仅照亮了那个年少的我,也照亮了我一生的回忆。那份美好,将永远珍藏在我的心中,成为我生命中最温暖的篇章。

夜雨墨香润纸声

□朱迎兵

1992年秋,我中师毕业,被分配到家乡的中心小学。到校后,校长安排我与曹老师教一个班。曹老师很热情,见到我就呵呵笑,他从老旧的中山装里掏出钥匙,递给我:“教师宿舍最西头那间,咱俩搭伙住。”

曹老师爱喝酒。每当放学送走了学生,就有老乡隔着围墙喊:“曹老师,炖了野味!”他总笑着答:“马上就来,记得给小朱老师留碗汤。”

曹老师喝酒后回来,我通常还在练字。我用学校废弃的旧报纸练字,报纸上图片多,纸吃墨深浅不一,有的字就很不好看。曹老师醉醺醺地站在我身边,盯着满桌的字摇头:“这不是练字,是糟蹋墨水呢。”他递给我一碗汤,我喝汤啃馍,听他说:“从前私塾先生写字,用的纸比肉贵多了。”

一个深秋的夜晚,他又带回半瓶酒。窗外桂花飘香,他喝酒看我写字,忽然放下酒瓶,问我:“想不想让字立起来说话?”没等我答话,他从衣柜里拿出一张发黄的宣纸,抖开竟有金石之声。他告诉我,那是他父亲写的,老人曾教过私塾,字铁画银钩,字字生动。

“练字需要好纸,纸能呼吸了,字就会长筋骨。”他说完,放回那字,倒在床上呼呼睡去。工资我都放在枕头下面,我掏出来数了数,妈妈的药钱不能动,我每天可以从菜金上省下几毛,几个月下来便有纸钱了。

第二年春天,我揣着攒了半年的钱进城。在文化商

店,老板小心翼翼掀开油纸包:“这是泾县产的宣纸,一刀顶三袋大米的价。”我手摸纸面,润滑如少女脸颊,曹老师说“纸会呼吸”毫不夸张。

晚上,春雨绵绵,我回到学校,在宿舍裁纸时,手抖得厉害。第一笔下去,墨在宣纸上晕染开来,缺乏力道。曹老师不知何时已站在身边:“轻点儿,纸会呼吸,也知道疼。”他按着我手腕帮我用笔:“墨必须顺着纸脉走动。”

从此每个晚上,我先用井水将手洗净,心静神凝地练一幅字。曹老师看我练字的时候也多了,鼓励我:“人磨墨,墨磨人,进步很大!”

年底省里办书法比赛,我挑出三张认为最好的作品,曹老师蹲在门槛上抽着香烟,不经意地说:“寄那张纸边有一点儿残缺的。”

参赛作品寄出后,一个清晨,门房大爷举着挂号信跑进来:“省里来的!”里面是我获得二等奖的证书。展开证书时,曹老师用袖口反复擦他的老花镜:“好,好,纸没白疼。”

后来我调到镇上学校教书,曹老师退休回了老家。去年秋天,我收到个包裹,打开是半刀陈年宣纸,里面夹着字条:“字长青,纸不老。”字迹稳健有力,是曹老师写的。

如今我教学生写字,总让学生自费买来宣纸,让他们先摸宣纸,再侧耳碰触那纸:“听,纸在教你如何运笔。”

今夜练字,窗外的梧桐沙沙作响,像是当年的夜雨,打在青瓦上。墨香漫过纸面,眼前浮现那个精打细算的年轻人,在灯下战战兢兢落下第一笔。

本版邮箱:yzbwszh@163.com